

明史紀事本末詳

明

人

紀

人

人

人

人

明史紀事本末詳節卷五

豐潤谷應泰原輯

閩縣林紆重編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郡滿官嗔等八

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禱旗掠馬，負十日糗糒入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俺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

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鈇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秋七月，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答旣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廬。

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二十四年、加總兵戚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寘鐸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卻之、上功浮冒、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帝曰、勦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求入貢、乞參酌其可否、弗許、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遂東去、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仇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帝意動、鸞憤、密疏搆之、帝意遂中

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十二月俺
答寇大同數日之內凡三入寇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
巡按御史李逢時言之于上帝曰俺答非時擾攘全不設備今
後宜一意戰守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
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總兵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
潭陰遣人結俺答鬻路上聞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三月罷馬
市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
秋七月俺答寇薊州塞鸞疽發背不能出師上以總兵陳時代
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恚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
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會時義侯榮姚江以八月十一日出奔

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邏者執之以聞帝大怒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三十七年夏四月命兵部尙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博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卻之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以壻比吉女爲之婦不相能復聘兔捨金的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

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恚甚、將
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
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
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
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
居、俺答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
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
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
其衆、然後以焉耆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
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

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遣使送歸。那吉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

請封羣臣多異同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
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
得闌出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
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
賞之神宗萬歷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答番經並給鍍金銀印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論叛
者如法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
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十一年閏二月
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
死子扯力克襲位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

爲忠順夫人，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旣沒，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遣官齎封敕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二年秋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一曰振紀綱一曰重詔令一曰覈名實一曰固邦本一曰飭武備疏入上命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命俟

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大漸，詔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高拱與居正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馮保自固，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庚午，中旨逐拱。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番兵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居正褒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

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尙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庚子，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

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即令廁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人以聞保令辛儒教大臣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撈掠死矣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會大理少卿李幼孜等向居正力爭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臨質時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

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倣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止、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

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上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三年夏、五月、遼東告警、上深以爲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旣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言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云云、帝嘉納之、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居正怒甚、見上辭政、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

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追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爲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居正固辭伯爵許之五年夏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

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

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丙午，上戒諭羣臣，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六年春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贖金，慰諭有加。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飭禮官集議，著爲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

親疎有體矣、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上言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爲福哉、事遂寢、二月、河工成、先是居正薦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踰年而隄成、轉漕無患、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撙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夏四月癸卯、張居正上肅雝殿箴、命書於御屏、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

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遙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卻之。八年春三月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

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以進。九年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敕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况徵輸額

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甲辰，上遣司禮太監齋手敕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爲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尙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十

援朝鮮

神宗萬曆二十年五月倭人平秀吉入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爲信長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爲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釜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昞酒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

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且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敵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戰死。以宋應昌爲經略，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尙書石星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行長詭以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惟敬還奏，石星頗惑之。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如松至軍，而惟

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參軍李應試請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應昌如松以爲然，乃尅日誓師東渡。二十一年正月，如松抵平壤，行長竚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礮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卻之。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潛伏。八月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軍稍卻。如松手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梯鈎而上。

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於礮易馬馳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柏進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爲清正拒守聞開城

破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爲之掎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蹠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己至午，身中矢且盡。金甲酋前搏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昇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柏、李寧乃益遮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精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諸軍乃退駐開城。三月，經略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初我師捷平壤，鋒甚銳，及碧蹠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略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之款始用。

而倭懲平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略令遊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劉綎帥兵五千趨尙州，烏嶺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如松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宜全師而歸，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各鎮以次撤歸，應昌疏稱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

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籐來請款，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宋應昌請兵留戍，而兵部尙書石星一意主款，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封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十二月，封議定。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二十四年春，李宗城半道遁。

還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上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册如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已而以朝鮮用卑官微物來賀大怒留石曼子兵於朝鮮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秀吉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委罪惟敬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尙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五月邢玠至遼疏請募兵川浙併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

吳淞水兵，劉綈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麻貴密報，候宣大兵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已復往來竹島，沈惟敬爲之導，經略邢玠執之。八月，清正圍南原，楊元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麻貴急遣遊擊牛伯英赴援，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敵鋒，玠旣身

赴王京、人心始定。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屯退慶尙，離王京四百里。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尙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十二月，倭屯尉山，貴攻之，大有斬獲。諸將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冀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軍，士死者萬餘，乃罷鎬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

理遼左二十六年春二月邢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尉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均大敗時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縱攻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曉船邀擊之得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沒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二十七年七月

叙功論罪、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均先後棄市、

平哮拜

神宗萬歷二十年二月寧夏哮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隸守備鄭印麾下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子曰承恩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拜與子承恩從征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态睢驕橫巡撫党馨每裁抑之會鎮戍請衣糧久勿給拜嗾軍鋒劉東陽作亂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驚懼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劫至書院同繼芳戮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二十

三日、哮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敕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哮雲、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貫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又欲齎金帛誘套部著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震動、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進剿、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九日、哮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敗之、射雲死、套部遁出塞、官兵抵城下、攻城、巴克會

糗糧乏，遂假此休士。時議調麻貴，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攻城不利，賊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窰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窰，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上特賜總督魏學曾劍，違者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攜神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

於是分爲五軍臨城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麇集軍聲大振覘賊實無降意乃盡力攻城二十五日官兵攻城急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七月葉夢熊代魏學曾賜劍如故十七日決水灌城時套部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來救擊却之賊援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匹民食樹皮死亡相屬二十一日著力免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敗之九月三日梅國楨葉夢熊破南關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關下氣奪有賣油李登者跋而眇負罌木歌於

市曰癰之不決而狃於瘡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行間承恩乃殺東陽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時哮氏尙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且不滅哮氏者服尙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哮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閣家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哮洪大士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

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己，篋輿致承恩獻俘十一月，
詔磔哮承恩，哮承寵，哮洪大，士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
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寧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
賜褒異，大賞寧夏功臣。

平楊應龍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茸鑿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

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賦乃，楊柳溝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法。所居僭飾龍風，擅用闍寺，嬖小妻田雌風，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

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駿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釋之。兵已啓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勦。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不利。繼光論罷，以譚希思爲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二十三年四月，重慶太

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太守爲請總督聽贖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劫掠屯堡殆無虛日二十六年十一月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二十七年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剿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

江遊擊房嘉寵敗歿，賊入城大掠去。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既而遁去。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入討。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連戰皆捷。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

淹死我師無算，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十三日，破青蛇圍，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圍死守，五月十八日，築長圍，更番迭攻，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六月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詰朝官軍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燄中，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爲軍功冠。

礦稅之弊

神宗萬歷十二年八月房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八月詹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十

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自後進者踵至、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竄、權京口、供用庫官暨祿、權儀真、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命御馬監高竄兼礦務、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尋諸省皆併稅於礦使、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燧徵稅蘆溝橋、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命錦衣衛千戶

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等礦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訴榮刻巡撫陳用賓命下諸生於理十月驍騎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撫按查解二十八年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揚至是從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南京守備太監郝隆稅沿江洲田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

仁奏徵長江船稅從之四月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畧謂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

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二十九年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題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爲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苛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九月，起禮部尙書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陛見，具疏望上以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

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五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溘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剗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三十三年、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

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三十四年三月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於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倡衆焚其署，徒黨輻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戍邊。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尙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滋禍患。上命撤淮還京。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

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命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燠、馬堂、胡江、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歷二十二年五月，顧憲成削藉，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舊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

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三十六年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不報。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

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醕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宗爭之，紛如聚訟。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尙書孫丕揚掛冠出都。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

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未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方從哲遂獨相，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也，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寀，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

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詳三案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

併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日、三咨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允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凶之醜類、尙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旣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夫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埽疑端、愈生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眞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母輕出言以佐鬪國、

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寀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年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即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彝，許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

三上後得請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趙南星高攀龍皆引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殺熊廷弼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宮於是一網盡矣

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

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
伏法、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
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敕下廠衛、嚴緝禁之、懷宗崇禎元
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
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旣邪黨
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
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
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己、即可
化牛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
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

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毀折者。俱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入。上不納。御史楊維垣以詞臣持論之偏。疏駁之。元璐復上言。維垣疏臣持論甚謬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提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東林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外如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眞骨力。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謬。臣殊不受也。上是之。十年春。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

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竟不之疑、十六年、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

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夫昌時輩者，皆一時之俊傑也。其才力足以濟世，其志氣足以凌雲。然其所以至於敗者，蓋由於左右之皆昌時輩也。夫昌時輩之左右，皆一時之俊傑也。其才力足以濟世，其志氣足以凌雲。然其所以至於敗者，蓋由於左右之皆昌時輩也。夫昌時輩之左右，皆一時之俊傑也。其才力足以濟世，其志氣足以凌雲。然其所以至於敗者，蓋由於左右之皆昌時輩也。

爭國本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

門內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攜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尙少，倘復有出，是二

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
統爭、上竟用前諭、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
停封、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
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二十八年、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講學、
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
喝班役取火禦寒、時宮中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
罪、二十九年、冬十月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冊
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
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俱冠、三十一年、十一月、
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

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上大怒，令廠衛搜緝，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閣臣沈一貫恨郭正域，證成其獄。嗣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皦生、光、鞠之誣服。正域得解。三十二年夏四月壬寅，皦生、光磔於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之。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尙閉，抉鑰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

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蓋曠期十二年、四十八年、夏四月、上不豫、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尙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即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旣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尙書孫如游力爭、上從之、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

給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杠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
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
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
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甄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
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
差、密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
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
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
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
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木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

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云云。請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戶部郎中陸大受，上疏趣具其獄，不報。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喫也有，著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給事中何士晉，上疏極論，上著三法司會同

擬罪具奏，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白白，給事中何士晉因奏劾鄭國泰，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且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於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

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言、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讎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陰隲亦全矣、六月、斃龐保、劉成于內庭、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黜爲民、補何士晉於外、著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縉上疏、白王之案等三臣無罪、上可其奏、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

宋、上言、請將國泰開棺斷尸、戮其族、緒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並根究梃擊事、疏入、上不問、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宋倖功躡躑、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聞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梃、而危於之宋之一激也、疏入、削之
宋籍

右梃擊

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月、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妃進美女四人

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間。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等，廷臣疑上且杖漣，旣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於乾清宮，仍諭册立皇貴妃。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

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入，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蠹起矣。御史鄭宗周

請斬文昇以謝九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謂無君凡三可決。熹宗天啓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疏論崔文昇罪不在張差，劉保下不聽。禮部尙書孫慎行上言紅丸以外，方從哲之罪不能爲萬世解者三：一册立貴妃，一以恭諡帝，一李選侍垂簾聽政，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謂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君臣大義。今日不明

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謂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主事王之寀等四十餘人、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謂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敕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知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

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十月，李可灼遣戍。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十一月，尙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尙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宣付史館。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初，魏忠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右紅丸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託撫育，視如親子，厥功

懋焉其封爲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甲戌上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闈豎梃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闈者卻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

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丙子尙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及於今，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

史武氏之說，漣咤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已卯，選侍尙無移宮意，楊漣既上疏趣之，復往趣方從哲論，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謂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朕今奉養選侍於噉

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上再諭發鈔。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請于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遺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諭廷臣以李選侍事，謂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詔許之。熹宗天啓元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爲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強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旣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爲。會楊漣上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爲康妃。

平奢安

熹宗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猓羅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爲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以餉儲弗繼，遂反。據重慶，陷遵義，乘勢焚劫，納溪、瀘州、江安等城遂陷。興文、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藺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

姪秦翼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坪關扼賊歸路率大
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留兵忠州以爲犄角之勢十月賊逼成
都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賊圍城八十餘日
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二年春正月賊
數千自林中擁呂公車臨城燮元製礮石用巨木爲杆柱置軸
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己以詐降
誘崇明幾獲之崇明父子拔營走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
渡瀘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爲巡撫三月江安諸縣以次復乘勝
進逼重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一
人遂克之七月遵義復陷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彥安堯

臣別枝也。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位，幼，邦彥挾之反，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造雲梯，製滾廂，築墩臺，百計攻城。撫臣李滂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巡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平越諸將不相能，遂大敗。貴陽圍益困。十一月，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尙何俟耶？尅日進兵，累捷，遂抵會城。撫臣李滂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旦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氍單騎，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十二月三十日，前鋒楊明楷率

兵渡河、紮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藺賊、與雲南安效良等、帥衆數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接戰、敗績、夏四月、川師復遵義、復永寧、安邦彥知我兵敗、乃煽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貴州、三善擊敗之、諸苗叛者相繼降、邦彥不敢復出、五月、川兵發永寧、進追奢崇明、連克之、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於安邦彥、十三日、羅乾象督兵破藺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奢賊狼狽走、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六月、貴州總兵魯欽、張彥芳、擊賊、大破之、三

善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尙極等，三善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四年春正月降賊殺王三善，賊勢復張，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霑益、水西、蘭、烏霑三逆合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六年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阿引等故嘗受撫臣朱燮元金錢，令圖寅，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勾合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

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床而寢老虎佯與寅蓋絮見寅睡方
斲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腸出明山刀折僞
總兵等闖入苗老虎走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黨
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椀水遇官兵乃降二月安邦彥率衆數
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力禦不勝死之貴州三十
里之外樵蘇不行巡撫王璠巡按傅宗龍擊之於趙官堡賊走
時總督朱燮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
控制五省懷宗崇禎元年秋九月詔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
川廣五省軍務燮元再涖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
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

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燮元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燮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爲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

後臨臨濟寺...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宣統四年... 宣統五年... 宣統六年... 宣統七年... 宣統八年... 宣統九年... 宣統十年... 宣統十一年... 宣統十二年... 宣統十三年... 宣統十四年... 宣統十五年... 宣統十六年... 宣統十七年... 宣統十八年... 宣統十九年... 宣統二十年... 宣統二十一年... 宣統二十二年... 宣統二十三年... 宣統二十四年... 宣統二十五年... 宣統二十六年... 宣統二十七年... 宣統二十八年... 宣統二十九年... 宣統三十年... 宣統三十一年... 宣統三十二年... 宣統三十三年... 宣統三十四年... 宣統三十五年... 宣統三十六年... 宣統三十七年... 宣統三十八年... 宣統三十九年... 宣統四十年... 宣統四十一年... 宣統四十二年... 宣統四十三年... 宣統四十四年... 宣統四十五年... 宣統四十六年... 宣統四十七年... 宣統四十八年... 宣統四十九年... 宣統五十年... 宣統五十一年... 宣統五十二年... 宣統五十三年... 宣統五十四年... 宣統五十五年... 宣統五十六年... 宣統五十七年... 宣統五十八年... 宣統五十九年... 宣統六十年... 宣統六十一年... 宣統六十二年... 宣統六十三年... 宣統六十四年... 宣統六十五年... 宣統六十六年... 宣統六十七年... 宣統六十八年... 宣統六十九年... 宣統七十年... 宣統七十一年... 宣統七十二年... 宣統七十三年... 宣統七十四年... 宣統七十五年... 宣統七十六年... 宣統七十七年... 宣統七十八年... 宣統七十九年... 宣統八十年... 宣統八十一年... 宣統八十二年... 宣統八十三年... 宣統八十四年... 宣統八十五年... 宣統八十六年... 宣統八十七年... 宣統八十八年... 宣統八十九年... 宣統九十年... 宣統九十一年... 宣統九十二年... 宣統九十三年... 宣統九十四年... 宣統九十五年... 宣統九十六年... 宣統九十七年... 宣統九十八年... 宣統九十九年... 宣統一百年...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于弘志

熹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
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
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
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篋會
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鴻儒攻
鄆城據之曹濮騷動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進陷滕縣遂踞二
城山東都司廖棟及楊國棟連破之遂復鄆城鉅野秋七月都
司楊國棟與賊戰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賊僭稱大乘興勝
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欲先取兗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景

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旂，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弘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於馬下，餘賊披靡四散，退據白家屯、艾山，賊趙大奉、劉永明爲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九月巡撫趙彥臨賊所，據城下，令鴻儒不出，即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臣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於市，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衆，更遲數日，孰敢撻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

擒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
存卹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擊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讎，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歷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大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皇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夤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母客氏私，即所稱爲對食者。然朝以待安，又

承事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嫠，生子國興。光宗踐祚，册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客氏久厭朝儂薄，而喜忠賢慤猛。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矯旨革安職，降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裁。自是忠賢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妊，膺册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

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鑿裕妃飢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爲宮人，遷於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四年夏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爲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票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

不少貸，諸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磨至給事陳良訓以下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爲民。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強半註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闖圍第，決意去，初廣微以已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爲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爲

正人，以次點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冬十二月，復逮汪文言。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爲之證。五月，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漣。

鄧漢、盧化、鼇、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贓，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鱗清廉之士，有死不承。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纍纍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撈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

無不切齒流涕，八月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泚死之，死方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方被逮時，其子學泚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泚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撈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搗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時決熊廷弼

於市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下獄尋卒戍吏部尙書趙南星六年春正月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輯成書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鞫時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逮左諭德繆昌期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許顯純所斃時高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忠賢逮

之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曰、事亟方啓之、乃給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復逮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柟、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攀龍、應昇、尊

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牒，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樓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鐺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

將誰出，衆怒閔然而登，叢歐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沈駕帖於河，緹騎皆泅水遁，不復往浙。順昌乃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釀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御史李應昇亦旋下獄，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立門側，伫望使來，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邀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至獄拷死。御史黃尊素亦卒於獄。卒前一日，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斃。六月，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爲

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九月，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蘇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尙文等永守祠宇，世爲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搢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是時私祠遍天下，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

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七年夏四月，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八月上不豫，禮部頒爵賞，列封蔭，羣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且目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祕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

出外宅，冬十月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尙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
守制不允，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
案，羅織諸賢，以嘗代其座師徐紹吉謀攘戶部左侍郎魏廣微
銜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與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工
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兵部主事錢元愨上疏論魏忠賢有罪，
生錢嘉徵亦上書數忠賢之罪，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
免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
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
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
糾崔呈秀，始自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攻忠

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應元果爲間，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廷，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

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壻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周黃色龍袂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鼈睡未醒者，天下以爲慘毒之報，無不快之。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呈秀歸薊州時，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

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二年春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則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則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則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擊軍犯則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則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則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則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